

“嗨，同学，醒醒”

□钟灵

时下老师不好当，学生越来越调皮，对老师更少了敬畏心。而老师呢，对学生轻不得，重不得，叫人无所适从，我如今就是这样一个人左右为难的老师。

但长久以来，我在心里感激着孩子们的一点，就是上课不睡觉，不论是上正课，还是自习或辅导。说实话，对这一点，我内心甚至有些自豪，因为我曾在自己的求学时期，几乎有一整个学期、初二的代数课上，每次都会睡着，一直到下课铃声把我惊醒。

说来惭愧，代数老师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姓李，个子不高，大约有四十岁，宽宽的脸庞，黑黑的肤色，却在脖子处掺一片惨白的白。听同学说，那是白癜风。不过，这没什么，我并不觉得老师丑，反倒觉得他的儒雅风度非常绅士。

记得老师总爱斜着眼睛看我们，一方面他要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演算，常常来不及转正身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老师看不起很多同学，包括我。

我觉得，被李老师看不起是应该的，因为很多人根本学不会，而且不够努力。我就是老师认为不努力的学生。

但，这不能全怪我！

现在，我已想不起来当时代数能考多少分，似乎考试都很少，老师也从没强调过分数，更没听说老师对谁的成绩不满意，或叫家长的。我只记得，那时的我，一上代数课就会睡着。下课铃响，一激灵，就醒了，就会悔恨不已，然后再次暗下决心，下次上课一定不能睡着。但下次还是如此，老师说不到五句话，

我铁定会睡着。

有一次，恍惚中，听到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讥讽：“不要打搅娃，让娃好好睡。”我感觉老师在批评我，是不是只批评我一个，我不清楚。我想我应该清醒起来，但我的睡意是如此浓烈，费力睁开眼睛看到老师的嘴动了一下，我竟又睡了过去。

老师一定认为我没救了，我自己也感觉像被施了魔法！

但我能肯定，这个施魔法的不是别人，正是我敬爱的李老师。你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催眠曲——老师声音不大，浑厚的男低音，吐字很慢，每个字都拖着长长的尾音。我认为，老师是以他的这种音调自鸣得意的，因为此时，他的嘴角总是含着某种意味深长的笑。

又一节代数课，我捏紧拳头，瞪大眼睛，想用身体的紧绷保持清醒。

“代数式 $\sin 120^\circ$ 、 $\cos 210^\circ$ 的值为……”李老师又开始拖音，我的眼皮也开始频频打架……叫醒我的，依然是那尖锐的铃声！

真不知道那一学期的代数课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似乎除了老师偶尔的讥讽，也没有更可怕的后果。作业交不交的，我也忘记了，只记得一天交一组的作业，不交也没人批评你。老师不怎么管，家长因为孩子住校，也不了解情况，就那样，放羊似的，一天天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听说老师喜欢我们班两个学霸女同学，据说她们的代数学得超级棒。而这一切，与我无关。

也不是完全无关，我的心里曾升起过那么

一丝羡慕和无奈，但也都是瞬间就过去了。

语文老师连续表扬，使我有了一些存在感，张老师在课堂上大声读我的作文，夸我用词生动，甚至拿着我的作文，大踏步进了邻班教室。

代数和语文老师都是男老师，他们也都很有文雅，但我仍然觉得我的语文老师更胜一筹。张老师似乎比李老师年龄大一些，整日穿着白衬衫，皮肤是虚弱的白，头上也有了银丝。我们学校虽然在乡下，但是，我的老师们却都是知识分子，从内心到外表！

我很喜欢语文老师，代数的一塌糊涂与老师的轻视，也不影响我对代数老师的喜爱。不同的是，对语文老师，更多的是爱戴；对代数老师，更多的是敬畏。

自从初中毕业后，我就再没有回过我的母校。也许，现在那个学校已经撤了，毕竟，在农村学生向县城转移，县城学生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个乡村初中学校，就像这滚滚黄土中的一粒尘土。

但我仍然觉得，作为老师，对待上课睡觉的学生，不应该一概而论，而应问明缘由，还可以从自身检查开始，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上课睡觉的学生，都是诚心的。在那个大学录取比例很低的时代，如果我的李老师得知一个坚持上课睡觉的学生，在几年后的高考中，以优异成绩顺利考上大学时，他不知会怎样想。

除了检查自己的原因外，老师还可以时常敲敲桌子：“嗨，同学，醒醒啦。”

(单位:咸金山学校)



渭河中精灵舞

王栋 摄

品味冬天

□雷焕

在经历了春的浪漫、夏的火热、秋的丰收，北方的冬悄然来临。他深沉而厚重，像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思想家》；他倔强而任性，时而寒风凛冽，时而雾霾肆虐；他也不乏浪漫之举，酣畅淋漓地下几场雪，把人间装扮成童话世界。

记得每年立冬前，母亲都会做两件事，一是缝制好全家的棉衣棉鞋，二是腌制好过冬的咸菜。棉衣棉鞋样子笨重，穿在身上却格外暖和，这些年日子好过了，毛衣、羽绒服早已替代了母亲做的棉衣棉鞋，但母亲一针一线缝制棉衣的情形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不用缝棉衣了，腌咸菜却从未中断过。今年入秋后雨水充沛，地里的辣椒、萝卜、雪里蕻喜获丰收。母亲让父亲帮忙将腌菜的瓮和坛子洗干净，她将要腌的菜淘洗后晾干，线型辣椒去把，萝卜摘掉缨子，甘蓝一切两半与辣椒、萝卜、放进瓮里，撒上盐，再倒进半盆熬制好的调料水，父亲找来一块圆石头压在瓮里，过了一周全家人就能吃上可口的咸菜了。雪里蕻要切成小拇指盖大小，放一层雪里蕻，撒一层盐，满满一坛雪里蕻，我总割舍不下那呛呛的味道。

冬是冷的代言人。相比城里每年十一月中旬供暖，家乡铜川农村取暖只能靠热炕。记得多年前的炕工艺落后，需要储备大量的柴火才能保证一冬不受冷，家家门前的大麦秸垛是主要燃料，麦秸皮、木屑燃烧得慢，煨进炕洞，炕持续热着，窑洞里温暖如春。老式炕到了冬天需要不断烧炕煨炕(所谓“煨炕”，即是将麦秸皮、木屑等燃烧慢的燃料用铁锨铲一些放进炕洞)，母亲害怕我们受冷，常常半夜起来煨炕。

有一年冬天格外冷，西北风打着门帘

作响，母亲像往常一样半夜起身煨了炕。大约凌晨3点左右，我感觉身下越来越烫，隐约嗅到一股焦糊味，忙喊母亲开灯，灯亮了，屋子里已经烟雾缭绕，母亲赶忙让我们下炕，揭起被子，下面铺的褥子浓烟滚滚，烧出了几个大窟窿，哥哥眼疾手快，提了暖水瓶浇灭了褥子上的着火点。母亲懊丧地说她烧的柴不多，大概是炕霉(长期烧炕形成的物质)着了。被褥被浇湿了，离天亮还早，没地方睡觉，全家人只好穿上棉衣棉鞋挨到天亮。祸不单行，第二天下午，不知谁家孩子又点燃了我家门口的麦秸垛，火借风势，顷刻间家里储备了一冬的烧炕柴火，化为灰烬。那年冬天，父亲每天下工后都要扛上铁锄到沟里挖蒿草当烧炕柴火。

2013年春天，我翻修老宅，将家里的几个炕全部改为新式的炉子炕。新式炕不但外观漂亮，最值得称道的是一只只烧一次，一次只需几根小柴火就能保温一整天，母亲再也不用半夜起来烧炕了。人上了岁数就怕冷，母亲的炕寒露前已经烧起来了，常年劳累，使她患上腰椎间盘突出，只能做点简单的家务。立冬过后，父亲也不用操心地里的活了，捡柴劈柴，帮母亲做饭，剩下的时间，看电视是他最大的乐趣。多数时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母亲起身去关电视，他又醒了说还要看看天气预报。周末，孙子孙女围坐在母亲的炕上，虽然吵闹，倒也其乐融融。

我这人怕冷，被妻笑为“冻死鬼托生的”，一到冬天就早早穿上了毛衣棉衣，虽然形象不帅，但一年四季很少感冒。气温忽高忽低，孩子最容易感冒，每当我感觉室外温度走低时，自己不由自主及时添衣，还要电话通知住校的女儿多穿点。

冬天最美的风景是下雪的时候。纷纷扬扬的雪从彤云密布的天空飘落下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故乡苍茫的山原、沟壑、农舍被雪打扮得妖娆靓丽。辛苦了一年的老农喜上眉梢，吧嗒着旱烟锅逢人便说“明年的收成有指望了！”雪地里是孩子们的乐园，打雪仗、堆雪人，一个个小手小脸冻得红扑扑，匆忙把双手拢到嘴边哈一口热气，继续战斗，此起彼伏的笑声久久回荡在雪地里。雪过天晴，寒气逼人，天空格外蓝，太阳出来后，雪开始慢慢融化，干渴的草木麦苗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尽情吮吸着大地母亲的乳汁，来年定会生机盎然。

我怕冷，但我却爱冬天。春秋种播，夏收冬藏，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亲愈发苍老，行动迟缓，只有冬天，他们才不会像春夏秋冬三季那么忙碌。我曾幼稚地想过，父母不辞劳苦地伺候土地，除去化肥、种子、人工机械投入，一亩地的收成不过区区几百元，几亩地一年到头的总产值抵不上打工者一个月的工资，值得这样去做吗？后来我似乎明白了，他们是在向后代播种一种精神：勤劳是本，土地是根！

这些年雾霾横行，雪与蓝天不见，总能听到一些人太多的抱怨，使得冬天在人们心中似乎不大受欢迎。其实，季节的轮回与人生的道路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一个人不可能一年四季事事顺心，幸福踏着坎坷走，快乐时要尽兴，失意时需冷静。抱怨并不能减少冬天的雾霾，环境的改善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响应国家治霾政策，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保护环境低碳出行，冬天的风景会更美丽。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单位:铜川声威建材有限公司)

黄 叶

□同亚莉

当一片黄叶出现在枝头
它是春芽穿越时空的灵魂
也曾沐浴过细雨春风
一夜疯长成
人们思索的模型

黄叶在风中猎猎作响
甚至上下颠簸，飘荡
坠入大地的怀抱

也无需叹息忧愁
一次涅槃却风华千年

千万片黄叶铺就的小径
是时光流逝的河流
有风在河面轻拂而过
不要慌张
那是天上给尘世降临的吉祥

(单位:陕汽集团)

汉江落日

□陈旭

阳光点燃了云朵
我看见雪在天边燃烧
这盛大的节日
能给予汉江水的
是一缕温暖，是一襟怀抱

我看见树木挺起的脊梁
我听见高楼和鸟儿谈情说爱
我看见芦苇抖开恣意的翅膀
我听见江水与卵石的情话
回报落日留下最后的霞光

我听到叶子对树干的歌唱
我听见红嘴鸥幸福的呢喃
我听见阳光穿透高铁的洪流
我听见天汉楼刺破云层的巨响

是夸父逐日投掷桃林的拐杖

是一览众山决眦入归的鸟语花香
是夕阳举起的万家灯火
是秦岭袖口抛出的汉水汤汤

面对寒霜的冷漠
把一腔热血高举
给天地一个爱抚
闪耀出温暖的明亮

这冬日里
落日举一片浪漫
邂逅了汉江

氤氲了大地
慰藉了我寂寥的心房
我想要拽住太阳
一直向天边奔跑
却留下了一地遐想

(单位:汉中戒毒所)

沙漠的夜空

□邵江涵

折磨了我整个白天的烈日终于西沉，在天边释放完最后一丝能量后，把身影隐在了霞光里。天空逐渐暗淡，晚风送来丝丝缕缕的凉意，抚慰着在沙漠中跋涉了一天的我。

我坐在高高的沙梁上，望着从我的帐篷边缓缓升起的明月。沙漠中的月光璀璨，宛如烟花在天边绽放，罩着暖暖的橙色光芒，甚至能将沙丘下蜿蜒的阴影照亮。伴随着明月高升，帐篷中也逐渐亮起盏盏夜灯，结伴归来的旅人为清冷的荒野夜晚，添了几分温馨。沙漠的夜空不是单一的颜色，在异彩纷呈的星星的装点下。有时候，它是娇嫩的粉色，有时又闪烁着紫罗兰的微光；浩瀚的银河像纱一样轻盈，雾一样朦胧，烟一样缥缈，簇拥着那一轮明月。我第一次理解为何古人仰望星空，会吟诵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在无边星海下，人类渺小如沙粒。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暗淡的从来都不是夜空，只是城市的霓虹喧宾夺主。繁忙的生活让



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杂乱的信息，失去了慢慢品味美的耐性。所以，当感到无趣时，不妨尝试一下回归荒野，闭上眼睛感受那来自远古的呼唤。用双眸去观察、去探索，品味在大自然的威严下，灵魂颤抖的震撼。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

一只小花狗

□柯贤会

我对狗一直没有好感。小时候，在农村多次被凶狠的狗咬过，以至于—听到狗的狂吠声就心神不定、诚惶诚恐。

因为对狗没有好印象，所以我家从来不养狗，甚至对养狗的人家也比较反感，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我在城里生活的几十年间。面对那些都市里憨态可掬的宠物小狗，我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更谈不上去养一只。

然而，这种几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厌狗思想，在今年夏天被打破。女儿因为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把她养的狗带回来让我看养。

这只品种为柯基的小花狗，名叫周一，一米左右，30多斤，背上和肚子是黑色，像一块黑色披巾倒披在身上，臀部是浅黄色，脖子上的一圈白毛，像戴着一副白色项圈，鼻子到脑门中间一条白线，两边对称分布着棕黑色，四只脚是灰白色，如同穿着洁白靴子，毛一顺儿朝下，摸着像是柔软的棉花，非常舒服。一对大眼睛骨碌碌直转，仿佛两颗黑宝石，眼睛下方，翘着湿润的小鼻子，黑乎乎的，像涂上了黑油漆，别看他黑不溜秋，其实它的嗅觉很敏锐，有一丁点味道，它都能闻出来，鼻子下面，一张大嘴巴里常常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头顶上长着一对小耳朵，时刻警惕地立着。女儿还训练了它握手、跳远等技能，显得格外聪明可爱，全家人都喜欢逗它玩。当我工作疲惫回到家看到活泼可爱的小花狗时，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一切烦恼烟消云散，小花狗成了我们全家的“开心果”。

小花狗生活很规律，每天早晚准时要出门溜达，比闹钟还准，只要时间一到，它就会来到我身边，发出如同孩子般哼哼唧唧的叫声，催促赶快出门，我只好天天早晚拉着它出门转悠，逼自己按时锻炼身体。没想到我想尽办法减肥减不下来，竟

然让一只小花狗逼着减了十多斤，看来这小花狗就是一个妥妥的“减肥神器”。

女儿小的时候，我望她成凤，一直“揠苗助长”，要求过于严苛，搞得父女关系有点僵硬，加上有代沟，女儿很少和我交流，自从小花狗放我家后，她几乎天天发视频看小花狗，有时候我也请教她怎样给狗喂食、洗澡、驱虫、打疫苗，“汇报”小花狗情况。随着我们交流增多，慢慢她女儿打开了心结，明白了我当初的良苦用心，时常操心我们的身体，提醒我少喝酒，让我们做好疫情防护，父母的隔阂从此解除了，这不能不说是小花狗的功劳。

母亲今年74岁，听力减退得特别厉害，有时候我们钥匙忘家里或是有客人敲门，母亲在家里听不见，把人急得团团转，误了好多事。小花狗听觉灵敏，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叫，更别说有人敲门了。每次小花狗汪汪叫，并向门口跑去，母亲就知道外面有人敲门，就会去开门，从此再也没误事了，不得不小花狗成了母亲的“门铃”，我们的“钥匙”。

我渐渐地接受了小花狗。在外面吃完饭，我总忘不了打包带些剩骨头、剩肉给它改善伙食，心情高兴时还蹲下来摸摸它胖乎乎的身子。这时，它会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让你摸，圆溜溜的小头昂起来，一双黑亮的眼睛有神地望着我，似乎很感激主人对它的爱抚。

人常说，动物是有感情的，狗是通人性和忠诚于主人的，只要你对它好，从内心善待它，它就能和人类和平友好相处。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那么人类就会显得异常单调乏味。我们一定要爱护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

(单位:安康市汉滨区市场监管局)